



悦读
滨州

文苑 影像 史志



下载品质滨州
畅享品质生活

鲁北晚报

08

2026.9.16 星期三
责编:曹玉
邮箱:sdlbwb@163.com

黄瓜园助我圆梦大学

□李树坤

那是一座隐匿在小区东北角的幼儿园,若走进小区深处,还真不容易发现。幼儿园的位置虽然隐蔽,但名气不小,环境也不错。特别是园外那几株紫藤,藤蔓盘曲,虬枝交错,缠绕的枝蔓下闪烁着灼灼的紫色,像极了母亲压在箱底的那块柔滑的绸。旁边那十几株凌霄也特别惹眼,夏天一到,泼泼洒洒的火色,能映红幼儿园的半边天。还有园角那几棵高大的栎树,秋天时节,枝头会缀满一簇簇或红或粉的果实,小巧的灯笼样儿,风一吹,轻轻晃动,像极了一串串啞哑的风铃,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个秋天里的童话。

吸引她的不单是这些,还有幼儿园里那几块扑克牌似的小菜畦,规规矩矩、秀秀气气的,像谁家的小媳妇儿!小小的土地,常常让她的内心涌起一阵阵莫名的怜爱。怜爱也罢,怜惜也罢,都阻挡不住这里的丰美:一畦韭菜,一畦油菜,一畦生菜,一畦花生,抑或是一畦秋葵,有时竟是一畦小太阳般的向日葵……浇水?不用担

朋友给我发来喜讯,他的儿子被昆明理工大学录取。在替他高兴的同时,我的思绪飞回到了1990年7月的一天,一位同学蹬着自行车赶了五十多里路,给我送来了一份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考上了曲阜师范大学,而且还是全村第一个大学生。听说我考上大学,左邻右舍的乡亲纷纷前来道喜,这家一块,那家五块,给我凑了些钱。相比三百三十元的学费,这些钱仍然是杯水车薪。

为解决学费,母亲开始张罗着借钱,家里的亲朋好友她几乎跑了个遍,最终只借到二百八十七块钱。这时,我突然想到了村后河坝上那块小菜园。初春时,母亲在那里种了一分地黄瓜,如今瓜秧已爬上架,开了花,还结了不少小瓜妞。母亲叹口气说:“那也卖不了几个钱啊。”我说:“娘,你放心,我有办法了!”

当年初中毕业,我考中专落榜,也没考上普通高中。就在我准备复读那天,邻居给我捎回来一份录取通知书。我被县里职业高中录取了,成了林果专业的学生。在校期间,我系统学习了植物学、土壤肥料学、果树栽培学等几门课程,自认为学得还算扎实。不管是果树,还是黄瓜,都属于植物学,在管理技术上,都可以适用。我又骑上自行车,赶了二十多里路,去新华书店买了一本《瓜果蔬菜栽培技术》,重点学习了如何提高黄瓜坐瓜率,快速提高产量。

那是一架丝瓜花

□谷安芹

心,在小菜畦的一角有浇水设施,接上水管就行,方便得很。不像她小时候在自家院子里外种点东西,还得用小压井压水,用水桶提水。提水是重活,自然由父母或哥哥承担,她只负责压水。她力气有点小,总是不能及时地把水压满水桶,但压不满水桶也没关系,父母抑或哥哥自会满脸笑容地从她手中接过压杆。喝水最多的是向日葵,再有就是丝瓜!丝瓜?这里也有啊!那围墙栅栏下种的,不就是吗?你看,缠绕在墨绿色栅栏上那几根绿色的小藤,细细软软的,像一条扎头绳,那巴掌样儿的小叶横斜伸展着,个性?有点!张扬?也有点!

小时候,谁家还不种一架丝瓜?每到春暖,母亲就把挂在墙上的干焦的丝瓜拿下来,捏碎瓜皮,露出瓜瓢,让它倒立在地上,丝瓜种子就会从瓜瓢里簌簌地掉落。挑拣那些硕大饱满的种子浸泡几个小时,再找个大碗,放上麦秸,把丝瓜种子藏在里面,上面盖上浸湿的绒布,把碗放在灶台上,用不了

那段时间,我天天蹲在菜园里,把希望都寄托在了那片黄瓜地上。黄瓜园紧靠着一条大河,浇水非常方便。那时候,村里人浇地还用不上电,给庄稼浇水用的是柴油机。村里人给小菜园子浇水,也靠人力。每隔两天,我就去给黄瓜园浇水,我用的是铁皮水桶,桶很大,装满水提不动,只好每次提两个半桶,需要多跑几趟。河里的水很清,也很甜,河水浇到黄瓜园里,地面上咕嘟嘟地冒着泡泡,黄瓜也像是懂得我的心事,喝了水之后,叶脉快速鼓胀着,藤蔓向上伸展。清晨,黄瓜园里开满了嫩黄色的小花,像无数个小喇叭在合奏着一曲希望之歌,小瓜妞铆足劲比着长。我按照书上的管理技术一步步去做,黄瓜的长势越来越旺,不到一周就能采摘了,比村里别人家的黄瓜提前了半个月上市。

黄瓜收获了,真正的考验也开始了。每天天不亮,我就把顶花带刺挂着露珠的鲜嫩黄瓜摘下来,再小心翼翼地装进筐里,骑着车子去村里或集市上卖。有一次,我准备到离家二十多里的邻县一个镇上赶大集,放假在家的妹妹闹着要跟我。集上人多,我怕顾不过来,就不想带她,可她坐在地上哭闹,到底还是拗不过,再加上母亲也同意让她一起去,只好依了她。

到了大集上,我推着车子在人群中挤来挤去,终于找到一棵老槐树,赶紧把车子停好,在地上铺一张塑料布,上面垫

多久,丝瓜种子就会发芽,长出小叶子。当长出两三片叶子,就在自己的院子里种上,丝瓜就会疯狂地长,皮实得很。

眼前的那几根丝瓜藤也皮实得很,不知什么时候竟爬满了那墨绿色的栅栏。粗壮的藤蔓盘曲缠绕,黝黑的掌叶伸展着,恰似一把把小小的蒲扇。这几株丝瓜长得真好!她不由得赞叹着。开花了,小碗儿大小的花,娇嫩嫩,黄艳艳地立在掌叶间,耀眼明亮。不几天,栅栏上就开满了这样的花,长长的茎,大大的朵,一阵风吹来,丝瓜花随风轻轻摇曳,既招摇,又羞涩,像极了一幅流动在空中的画。她笑了!这样招摇的丝瓜花,是不会结瓜的,一看就是谎花。

可这样的丝瓜花蝴蝶喜欢啊!

小时候住在姥姥家,年岁不大的两个舅舅争着比着编蝴蝶笼,大橘子似的,很精致。面条似的簾子有规律地纵横交错,上面留一个小口,以便放入蝴蝶。蝴蝶的食物就是丝瓜花,那只被放入笼子里的小东

上一层旧棉布,摆好黄瓜,和妹妹坐在树下等着。过了很久,也不见有人来买。看看周边,别人的摊子前围满了人。我注意到,人家都扯着嗓门大声吆喝,可我喊的声音就像蚊子叫一样,小得只有自己能听见。眼看过了中午,赶集的人渐渐少了,筐里的黄瓜一根也没动,我心里开始发慌。最后,我也壮着胆子扯开嗓门大声吆喝。这声音一大,还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有几位老大娘来到摊前,拿起黄瓜左看右看,本来想砍价,可一听我说“这黄瓜比别人家的便宜,是为了早点卖出去凑学费”,她们竟然不砍价了,挑选一些就让我称重,算完账给钱就走。一筐黄瓜,很快就剩的不多了。

大集快要散了,热浪依然一阵阵袭来,像个大蒸笼一样,热得人难受。蹲一旁的妹妹,小脸通红,困倦地倚着树干。我们啃了几口玉米饼子,喝了自己带来的凉水,肚子不饿了。这时,不远处有几个卖冰棍的小贩,可能是急于收摊,也可能是天气太热了,箱子里的冰棍再不卖掉就会化成水,他们就开始降价卖。为了争生意,几个人开始比拼。“冰糕,冰糕,五根一毛!”一听便宜,人们开始围拢过去,而另一边的小伙便大声喊“冰棍,冰棍,一毛八根”。我问妹妹:“吃冰糕吗?”她用力点了点头。我走到卖冰糕的人前问:“能买四根吗?”那人摇头说:“我这已经是最便宜了,只能八根起卖。”正当我失望转身要走时,那人说:“破例

西吃得精细,但食量不小。每次摘花,舅舅们都是偷偷地、悄悄地,一旦被姥姥看见,是会招来一顿骂的。所以就被舅舅们撵着去摘花,她是不怕被姥姥看见的,就算看见,姥姥也只是骂舅舅……想来也是可笑。

据说丝瓜花还可以炒菜吃,她自己没吃过,所以无法表达或炫耀那种感觉。但小区里那么多孩子也没有摘花的习惯,那些看孩子的老太太们竟也没有摘花炒菜的习惯,所以那长长的墨绿色栅栏上就一直摇曳着那娇艳艳的小太阳般的丝瓜花。结瓜了没?也许没有!反正她是没看见,不像小时候的丝瓜架会垂着长长短短的丝瓜。小时候的丝瓜架下可热闹了,那些婶子大娘边做活边聊天,聊到兴起,笑声四溢。到了该做饭的时候,起身剪下两根丝瓜,回家炒菜或做汤,至于是哪家婶子大娘种的丝瓜,没关系的。

现在的丝瓜架下可没有这样的场景了!那么,只有一架丝瓜花,也没什么不好吧!

卖给你四根吧!”拿着冰棍,回到摊前,我和妹妹一人两只,开始吃起来。冰糕的凉意里带着一丝丝甜甜的味道,刚一入口,就感觉全身燥热唰地一下褪去了。这时,妹妹也来了精神。吃完冰糕,她帮我摆好筐里最后几根黄瓜。直到太阳偏西时,一筐黄瓜终于卖完。

就这样,我白天走乡串户去卖,傍晚再去给黄瓜浇水、施肥、捉虫、整枝,通过这样的管理,黄瓜也很争气地生长着。直到开学前一日,我清点了一下收入,没想到一分地的黄瓜,竟卖了一百六十三元,加上母亲先前借来的二百八十七元,一共凑了四百五十元。

开学那天,我给母亲留下二十元钱,带着四百三十元钱,踏进了大学校门。

现在,一到七月高校录取的日子,我就会想起当年那一分地的黄瓜园。如果没有那片地,几百元的学费凑不齐,我也不会顺利进入大学,那片黄瓜园,不仅撑起了我的学费,也撑起了我往后的人生。

